



悬疑小说

夏小宇在给女作家七月打完电话以后，离奇地在自家阳台上割脉自杀。七月怀疑是那个跟夏小宇同居的男人高炎杀了夏小宇，于是开始对她的死因进行调查，没想到却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七月按照寄件人的地址去找，发现寄件人早在一年前就已失踪，到底邮件是鬼魂所寄还是另有幕后黑手……

上官午夜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死人复活

回到家，窗外开始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骤然而下。我看了一下时间，两点十七分，我把身体裹进被子里。

我刚躺下没一会儿，温可原的电话就打来了，我问他：“都快三点了，你怎么还没睡？”

他说：“下雨了，我担心你一个人会害怕。”他的声音像一股温泉，覆盖着冰冷的夜。“喊，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在逞强，然后起身去关窗户。一道闪电划下来，关窗户的那一刹那，我看见楼下不远处的那盏昏暗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女子。暴雨中，她穿着白色的睡衣，直挺挺地站在路灯下，像一个幽灵——那个女子不是夏小宇又是谁！

打完电话，我把水晶玻璃杯放好，躺下去面对着它，想着刚才在暴雨中的夏小宇。我知道，我不是眼花，也不是幻觉，而是真切地看到了，我相信她是想用某种方式暗示我，她需要我的帮助。可是，我要怎样帮她？我该从哪里开始？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决定上午去一趟夏小宇那里的寺庙，再去找一下那个解签的男人，不管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我必须去一趟。

温可原陪我去了。我们走

进寺庙，我发现里面只有一个人，正是那个解签的男人。他也看到了我们，脸上露出微微吃惊的表情，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装作若无其事。他为什么看到我们后会吃惊？我跪在蒲团上，可原跪在我身边，我问他要不要抽签，他莞尔一笑，眼里有温柔的光在流动，说道：“好，我陪你。”

我有些郁闷，他怎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露出这种笑容。”说出这句话，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用沉默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慌忙拿起签筒摇了起来，耳边马上响起他不满的声音：“不是吧，七月？求签而已，你怎么看起来像是在对它使用暴力？”说话间，一枝签掉了下来。我抽到的是十六签，温可原的是二十七签。我们走到解签的男人面前，他拿着签文看了半天才抬起头，用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扫视着我们，问道：“你们是恋人吗？”我摇头，可原点头，点完头又冲我做了个鬼脸。

男人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继续说：“按照签文上来看，你们前世就有一段姻缘，可是却因爱生恨，注定是个劫数，怎么化解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劫数？”我不懂，为什么每次来都听不到他一句好话。

“命里所有，是为上天早有安排，无须强求，然世人却往往不能参透，所以，劫数便在所难免，两位珍重。”说完这些，他低下头去，不再说话。我还想再往下问，温可原拽了拽我的胳膊，意思是叫我走。

我回到家，连线上网时，QQ里一条自动弹出来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标题为“11·17肢解案曝光”。我点开来看，眼睛蓦地瞪大了，不可置信地看着那则新闻。

11月17日上午9时，在S市红棉小区E幢803室发现一具被肢解的男尸。经验证，死者名叫张然，出租车司机，28岁。据邻居反映，张然平时为人老实，从不与人发生口角，但是跟妻子陆美芳关系僵持，一年前张然突然神秘失踪，半年后其妻陆美芳也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11月16日，有居民反映从803室传出阵阵恶臭，通知了物管人员。11月17日上午，物管人员破门而入，在冰箱里发现一具腐烂不堪的碎尸，碎尸上爬满了蛆虫，不忍卒睹。法医断定其死亡时间大约在一年左右，凶手将其肢解然后用保鲜膜裹住藏于冰箱，由于冰箱的线路被烧坏，尸体开始溃烂发臭，得以曝光。警方现将陆美芳列为最大嫌疑犯，并展开全面追捕。



教你共赢

假设可乐2元钱一罐，两个空罐可以换一罐可乐，如果给你6元钱，你最多能喝几罐可乐？这个游戏，我们问过身边很多人，包括同事和朋友，当然还有亲人。几乎90%的人经过推演，有时甚至通过多次推演，然后对我说：是5罐吗？我们为什么不再问一下自己，如果这时候我们再有一个“空罐”，能不能喝得更多呢？

翟江波 杨清波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重点在学习速度

我们所说的学习不仅仅是指一种对新知识、新书本的学习，而且包括了对各种新经验、新观念的接受。

英特尔的一位高层领导人说：“重点在于一个人学习的速度，而非他以往的经验。”善于学习、学习速度快的人，更具有创新的能力，而一旦授予他更高的职位，给予更大的挑战，他便会以更快的速度学习，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

正如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皮雷特所说：“年轻人就业初期应该懂得，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打基础。大学毕业后的最初5年内，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们应该乐于学习。”巴西埃索石油公司董事长格尔克的意见也是如此，他说：“专业人才应该像海绵一样，不断努力地从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吸取营养。他们应该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把工作做好。”无数的事实表明，学习、学习、再学习，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最好办法。

学习有三种最好的方式：看书、听课和向在某领域已经取得成功的人请教。这三种方式我最推崇的是第三种，向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请教——这种学习最具有针对性，最能事半功倍地接触这个

行业或领域的核心价值。

吸收别人的经验，这其中也包括失败的经验。马云这样描述花时间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这个没什么好评论的，我认为，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别人惨败的经验，看得一身冷汗，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学习、吸收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精力——生命的“纸条”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荒废时间和精力。

美国有一个叫罗伯特的人，用几年时间收集了7万件“失败产品”，然后创办了一个“失败产品陈列室”，并一一配上了言简意赅的解说词。由于这一展览给人以真实深切的警示，开展后观者如潮，给罗伯特带来了滚滚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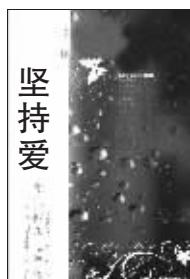
还有一个招聘文员人员的真实故事。招聘过程十分简单，就是让每个应聘者讲一则生活、工作中失败的故事。应聘者当中不乏博士、硕士，但老板最终只录用了一位通过自学考试的大专生。

这位大专生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她先前在一家乡镇企业做文秘工作。公司不是很大，只有200多人。老板有一个习惯，每个星期一早上要例行向员工讲一次话。有一次，原先起草讲话稿的秘书生病了，写稿的任务就交给了她。她按照老板交代的思路很认真地写了，而且在星期一早上准时把发言稿交到了老板的手上。可谁知，老板念讲稿时，读错了几个字，引起哄堂大笑。老板很生气，便将她辞了。

她虽然被辞掉，但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想为什么老板会念错字，经打听才知道，老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为此，她自责，要是在那些难认的字旁注上同音字就好了。她说，她不怪老板辞退了她，她只怪自己工作主动性不够，对老板的基本情况不了解，这是做文秘工作的大忌，因此犯错误是早晚的事。

这位老板听她讲完后，心灵为之一震，认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在失败面前不是一蹶不振，怨天尤人，而是努力去找出原因，为第6罐作准备，这样的人潜力无限，于是决定录取她。

在美国，有个叫道密尔的企业家，专买濒临破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在她手中，又一个个起死回生。有人问：“你为什么总爱买一些失败的企业来经营？”道密尔回答：“别人经营失败了，接过来就容易找到它失败的原因，只要把缺点改过来，自然会赚钱，这比自己从头干省力多了。”道密尔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失败价更高，别人不行的，他行，别人跨越不了的，他能跨越，把别人的失败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的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集中营里的照片

在集中营里，朱敏他们面临一个比死亡更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他们每天只能得到很少定量的黑面包。有时，一个星期的定量不够两天吃的。

孩子们的定量只有大人的一半，然而劳动强度却和成年人一样。除了主食面包外，其他副食少得可怜。黄油和糖几乎看不见，汤里永远只有发霉的土豆片。

朱敏身体越来越虚弱，不久又开始发烧，脖子上还长出了肿块。但是，她不敢让看守的德国鬼子知道——她怕被送到隔离区，因为到那里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地狱。朱敏就这样慢慢熬着，默默忍受病痛。后来，姐妹们发现她生了病，就半夜偷偷跑进看守的伙房，从泔水缸里捞出一大堆德国鬼子丢弃的白面包，还有烂苹果，像得到了山珍海味一样狼吞虎咽起来。尽管都是变质的食物，但她们还是很香甜。可是这样的食物也不是经常能“偷”到的，如果晚上有人将泔水缸倒掉了，她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后来晚上外面增加了巡逻队，半夜跑出房屋变得更加危险，孩子们连吃变质食物的机会也没了。

一天中午，正好是放风的

时间，一个德国看守心情似乎不错，手里拿了一个照相机，把朱敏等几个女孩子叫到跟前，举手示意要为她们拍照。

听说要拍照，小姑娘们爱美的天性一下子显示了出来。她们站在一起，脸上露出了许久没有的笑容。刚刚照了几张，德国人脸色突然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孩子们是假笑，在嘲笑他。他不由分说，举起皮鞭子朝孩子们兜头抽去。孩子们尖叫起来，四散奔逃。过了几天，给朱敏她们拍照的这个德国鬼子又来了，“姑娘们，你们好吗？我是特意来给你们送照片的。”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拿在手里不停地晃悠。大家领教过这个德国鬼子的反复无常，都紧张地站在那里，谁也不敢出声。

“不要害怕，姑娘们。瞧，这照片拍得多好啊，你们笑得多甜啊，太可爱了！”德国人说着，把照片随手撂在地上，然后摩挲他手里的皮鞭子。孩子们被他这种变态神情吓坏了，谁也不敢说话，不敢笑。

“这样吧，你们谁来舔我的皮靴，我就把照片送给她！哈哈哈……”德国鬼子说着，将右脚“砰”的踏在一张椅子上，椅子发出嘎吱的声音。

这看守看了看地上的照片，眼光开始逐个在孩子们脸上搜寻，最后停在了站在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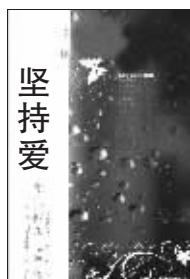
的朱敏身上。

这时，门口传来另一个声音：“先生，长官正找你呢！”看守一听，立刻紧张起来，他把手中的照片往地上一扔，匆匆忙忙走了。直到他们走远了，大家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从地上捡起各自的的照片。除以前在苏联境内的孤儿院和米拉姐妹的一张合影外，朱敏手里什么照片也没有，这次有一张她们六姐妹的合影照片，她还是很高兴。照片大概有3英寸大，人影虽然不大，但画面很清晰，连她们胸口的牌子都拍得清清楚楚。看着看着，眼泪不知不觉充满了朱敏的眼眶。朱敏想，要是能把这张集中营照的像片寄给爹爹该多好啊，让他知道女儿在哪里，说不定还会来救自己呢……

晚上，朱敏找来一支圆珠笔，想在照片背后写点什么。可是一拿笔，她的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来那么熟悉的中国汉字怎么一下子想不起笔画了，好久，她才想起汉字的写法。

“1944年1月30日和同志们在德国合影，三年以前的这一天，我离开了祖国。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家乡”两字像开启情感闸门的钥匙，眼泪“哗”的又一次涌了出来。



言情小说

临近大学毕业，常清发现自己怀上了实习时期的上司、一位有妇之夫的孩子，而她的家族难育的遗传史，使她做出了生下孩子的决定。初入职场的生存艰难，亲情的冷漠，周遭的冷眼与歧视，把这个年轻的未婚妈妈抛到了命运的谷底。但她凭着80后一代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与坚韧，以不放弃的爱的力量，扛起了命运所赋予她的一切。

蓝小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星星终于来了

楼下有家小店，冬天卖瓜子，夏天卖冰棍，老板娘姓江，隔三差五煮点玉米棒子熬点八宝粥卖，赚点小钱。

一日我去买玉米棒子，老板娘跟我念叨，生意不好做，还要供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所以想让老头子一个人看店，她自己去做小时工，每月也能挣个千儿八百的。我听了心一动，就问：“江大妈，我要找个保姆，帮着带孩子，每个月一千，你愿意吗？”

大妈眼睛一亮，“好啊，闺女。我最喜欢孩子了。”我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预产期到了，江大妈陪我去了医院。孩子出生了，医生告诉我，是个女儿。当我被推回病房，天还未亮，我撩开床边的窗帘往外望，天边的启明星正一闪一闪的发着光。我想，就叫着孩子常星吧，希望她是一颗小小的幸运星。

孩子被护士送过来，刚生下来的小宝宝柔若无骨，我小心翼翼的抱着怀里。这时候，我才有机会好好的凝视她：白白的皮肤、长长的睫毛、光溜溜的大脑门，有点像我，又有点像她爸爸。

躺在病床上发消息给陈菲：“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迟疑了一下，又给李天明发了一个

消息：“顺产，女孩，六斤七两。”三天后便可以出院，江大妈帮我收拾了东西，抱着宝宝准备回家。邻床产妇的婆婆说了一嗓子：“刚出生的孩子，谁抱着出院，以后孩子的命就像谁。”我听了一哆嗦，赶紧把孩子递给江大妈，“你抱，我命不好。”江大妈苦笑：“姑娘，我要是命好，能在这儿给你当保姆吗？”我想了一下，打电话给陈菲，陈菲正在采访，一时半会赶不回来，听清了缘由，陈菲把她老妈派了过来，“我妈一辈子被我老爸宠着，五十多岁了还不会自己坐火车，宝宝的命要像她老人家，错不了。”

陈菲的老爸老妈风尘仆仆的赶到医院，刚一接过宝宝，就喜欢上了，“瞧瞧，这孩子多俊啊，以后准保是个大美女，后面跟一群小伙子追！”

两位老太太打头，我和陈爸爸压后，四人打一辆车，浩浩荡荡接宝宝回家。路上手机响，宝宝好奇地瞪大眼睛向声音传出的方向看。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是李天明发来的短消息：有空我来看看孩子。

晚上，大家都走了，孩子终于睡下，梦中还不时地咂咂嘴巴，好像有谁在逗她。拥着散发着奶香味的小婴儿，再坚硬的心都变得柔软了。

过了几天，李天明终于有空了，他发消息来，让我带

着宝宝去老地方喝茶，他要“看看”。我回了个信息：“孩子太小，不方便出门。”

估计李总反思了一下，觉得让一个正在坐月子的妈妈抱着一个不满月的婴儿千里迢迢去给他看不太妥当，终于愿意屈尊来我的小屋见一下我们母女。

傍晚六点多，刚刚吃了晚饭，有人敲门。江大妈起身开门，她用身体挡住门，戒备的问：“找谁？”好半天，门口才传来那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我找常清。”

江大妈很负责任地继续追问：“你是谁？”“江大妈，他是星星的父亲。”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解围。

李天明默默地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江大妈识趣地出门遛弯了。天色暗了，屋子里那么安静，晚风吹着月牙白的窗帘，一鼓一鼓的，宛若一朵盛开的花。我没去开灯，李天明借着窗口一点点的光亮端详着孩子，眼中充满疼惜和温柔，宝宝咧着没牙的嘴，笑得没心没肺。

他看着宝宝，轻声说了句：“对不起。”我鼻子一酸，背过身去。李天明轻轻把孩子放进摇篮，对着我的后背说：“我走了，保重。”身后的门响了一下，待我回过头去，李天明已经走了。桌上多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